Temporalism：the philosophical doctrine that emphasizes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ime instead of the reduction of time t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ternal

durée réelle：actual duration

# 意识流和实际持续时间

一位未来的思想史学家一定会把James和Bergson认定为一种新颖的人类思想运动的奠基人——Arthur Lovejoy给它起了一个很恰当的名字，叫“暂时主义”。除了Heraclitus、后期的Schelling，某种程度上还包括Hegel，这些例外情况之外，所有年代的哲学都持续倾向于用静态的术语来解释现实，并把时间的存在视为一个永恒的柏拉图式宇宙的虚无复制品。尽管这个世界的一些概念明显是动态的，它们最终依然保有静态和不变的魔力。没有什么比Schopenhauer的术语“意志”听起来更动态的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设定“意志”，达到了一种高于Eleatics和Spinoza的静态和不变。即使是Hegel提出的“形成”的概念，他的真正含义也不是动态的，因为它表示的是两个同等静态的对立面的综合结果——存在和不存在。只有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过渡时期，现实的时间特性的深刻含义才开始被理解。虽然这个想法确立的确切时间很难给出，但是现代思想中对时间的重新探索和1880到1890年这段时期有关。1884年，James在Mind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反思心理学的一些遗漏》，其中出现了它提出的思想流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在另一边，Atlantic Henry Bergson正在静静地酝酿他的《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和James的标题如出一辙。因此，哲学开始进入一段鼎盛的时期，在物理学的深远变革中找到了自己的自然延续，并深刻影响了包括时间在内的一些基本概念。最近一代的暂时主义学者，以Ch.D.Broad、Samuel Alexander、A.N.Whitehead为代表，则摆脱了现代物理学和詹氏、柏氏思想的双重影响。

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追溯历史上这些思想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Horace M. Kallen已经做过他们之间的比较，R.B.Perry也在他的大作中的两个章节里提到了他们私人的、学术上的接触。R.B.Perry还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了讨论哲学研究的先后问题是毫无意义的。James和Bergson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交替的。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当时这两位哲学家已经相互认识，但思想流和实际持续时间这两个概念是独立形成的。尽管这两个概念各自独立的起源惊人地相似，但研究他们之间的异同还是很有趣的。

Bergson自己也有意识到自己对持续时间的概念和James的多接近。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他总是想强调、甚至是夸大自己和James的不同。1903年1月6日,在致William James的一封信中，他对詹姆斯的《宗教体验的种类》大加赞赏，但并没有忘记指出“实际持续时间”和“思想流”之间的区别。1915年10月28日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H. M. Kallen的一封信中，他反对把他提出的持续时间的概念的形而上学含义仅仅当作意识流的心理学表示。在1923年8月23日写给M. Delattre的一封信中，他在这两种概念中做出了更鲜明的区分；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界对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存在过分解读，导致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差异”（根本区别）。

Bergson所说的“基本差异”到底是什么呢？他提到了James对意识流的“实质性部分”和“传递性部分”所做的区分，《心理学》的作者称之为“休息阶段”和“飞行阶段”。这些叙述过于抽象，我们很难对James所表达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具体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地阅读《心理学》中的文章，我们对这两者区别的含义的认识才能变得更清晰：“就如同一只鸟儿，它（意识生活）像是由飞行和栖息的交替所组成的。语言的节奏也能用来说明这一点，每一个思想都在一个句子中表达出来，每一个句子都在一段时间内结束……休息阶段通常是被某种感官的想象所占据，其特点是能在意识到来前独立持续一段时间，沉思着，不受改变；飞行阶段充满了对静态或动态关系的思考，大部分是针对从相对休息时期的沉思中获得的内容”（“相对休息”是James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形容词）。James说：“我们思考的主要目标总是继续获得其他实质性部分，而不是刚刚被我们驱逐的部分。我们可以认为，传递性部分的主要作用就是引领我们从一个实质性结论走向另一个”。但是，传递部分的这种特殊性质使得内省观察它们非常困难。“如果有人尝试在变化的过程中切入一个想法，他就会发现对传递性部分的内省观察是多么困难……”。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对关联的感觉”（这是James对传递性部分的另一种叫法）上，我们就能够在路上把它拦截下来，并转换成一些固定的、具体的、通常具有感官形象的东西。因此，同样地通过这种内省聚焦的方式，Zeno的箭（译者注：芝诺悖论中的飞矢不动。一支飞行的箭是静止的。由于每一时刻这支箭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因而是静止的，因此箭就不能处于运动状态。）的移动性被冻结成瞬时的静态位置。